



“不改”的状态。
亩产只有一百五
家的返销粮。当时有
面貌难上难。但是，广
望着眼前的大好河山，
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
党，今天，我们有
，就不怕面

白魔峰

吉洪諾大

头，清
义越
的：这种生
人云端，冲向自
亮过七
旱地变
粮食南产

白 魔 峰

[苏] 吉洪諾夫著

郑碩甫译

上海[苏]出版社

1960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說生动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在巴基斯坦进行的阴谋活动，以及巴基斯坦人民日益壮大的反帝斗争。

白鬘峰是一座高峰，位于克什米尔和中国接壤的地方。美国的间谍分子，如本书所写的福斯特之流，伪装道貌岸然的学者，几次经过巴基斯坦攀登这座高峰，去干他们的不可告人的勾当。最后一次，他们是想去搭救两个从中国新疆逃出来的他们的同伙，国际间谍分子。在旅途中，临时充当他们向导的巴基斯坦人民的忠实儿子，大学生法兹卢尔跟他们进行了复杂、曲折的紧张斗争。作者在这本书中热情地歌颂了巴基斯坦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坚毅勇敢的英雄气魄，同时也真实地勾划出了帝国主义间谍特务以及人民叛徒的残酷本性和丑恶嘴脸。



白魔峰



第一章

热爱山地大自然的旅行家，一家有名的地理杂志的记者，探险、登山混合队的成员，喜马拉雅俱乐部的会员约翰·拉美尔·福斯特走进了拉合尔城的一家“老旅馆”，跨入为他特别准备的那个房间，一看，心里就老大不喜欢。

第一个房间虽然挺宽敞，也许，白天看着不错，可是到了黄昏时分，它和那两件只能看得见模样的家具——黑圆桌和深黑色皮靠背的矮沙发，就显得过于阴暗了。一对古老的青铜烛台，就象用螺丝拧紧在墙壁上一般，它的上方，高悬着一幅装在深褐色宽镜框中，由于年深日久有点儿发黑的风景画。这张画，因它那无可奈何的黑，使人感到不愉快。

第二个房間，并排摆着两张床，还塞着一个黑立橱，一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看来好象刚才有个人，給这不舒服的外观弄得挺难过，就在桌子上留下一个条子，从这间屋子走掉了，而且声明再也不来了。的确，桌子上真有一張紙条，但这是从印着旅館名銜的便条本上撕下来的，這張紙条还干干净净，任什么也沒有写，并且是偶然放在桌子中央的。

再往里走，有一个門，福斯特拉开門，信步走进一个亮堂堂的小房間。这儿摆着一个澡盆，靠墙有个普通的白大理石的洗脸台。在不怎么高的地方，还有两个深綠色的大箱子。这两件东西的用途是不难猜得到的。

福斯特还没有看完他占用的这间唯一无比明亮的小房間，忽然在他沒有注意到的一面墙壁上，有个小小的門儿打开了，在以突然閃現的碧空为背景的小門中，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因为在这儿不期然地碰見福斯特，所以显出十分惊慌的模样。

他的穿着，活象一个最平常的叫化子，要是在街头，你为了摆脱他的糾纏，也許就扔下几个零錢了。他站在一旁，恭恭敬敬地把双手紧按在胸前，尊而有礼地深深鞠了一躬，說他是这家旅館的仆人。福斯特从他那慌張的、近于恐惧的面孔和面孔上閃爍着的一对烏眼般的小圓眼睛，也就明白这个意思了。

这个仆人看到他的出現并沒惹得外国人生气，于是胆子大起来，他用手向那两个綠箱子指指点点，而且指点得那般輕悄而又意义明显，所以福斯特什么話也沒說，就回到了第一个房間；这时他的手提皮包已經拿进来了，房間角落里竖着两把凿冰斧，还有一頂仔細包装在黄套子里的喜馬拉雅式帳篷，一个大背囊和几只小箱子，也都搁在那儿了。

福斯特在房間里不慌不忙地收拾起来，打开手提皮包，把几

套衣服挂在立橱里的横木上，又不慌不忙地把衬衫摊放在地板上，一直等到那个仆人走出浴室。他推开那扇小門，那个做粗重活儿的工友就是通过这扇小門钻到他的房間来的。

福斯特走出房間，踱到沿着这座建筑物牆边延伸的那条走廊里。这个走廊是供特殊仆人用的。那些管理浴室的仆人，沿着走廊钻进浴室，无須繞过各房間，不至于惊动住旅館的客人。

从走廊可以展望到一片不大的广场和一条林蔭道。在圓關的树冠后面，現出巍峨的建築物的屋頂。在广场上，有行人来来往往，时而也有汽車駛过，馬車的鈴兒叮噠响着，街头小販边走边叫卖，林蔭道的什么地方，还傳来了嬉戏的兒童們的尖叫声。

福斯特看見他的房間是末尾的一个，是在这幢房子的紧把角，不会有什么人順着走廊打这儿走过。于是他就敞着門洗起澡来了。

他坐在清湯似的热水里，从敞开的房門向广场眺望，二层楼上，居高临下，把过往的行人、輕便馬車、載重汽車、三輪車、騎自行車的人和一群欢蹦乱跳的孩子們，看得清清楚楚。几只毛色黃綠的小鳥朝他的房間飞来，唧唧喳喳盘旋一陣，然后向暮色蒼茫的城市飞去了。

他两眼望着自己那受过鍛炼的强壮身体，可是他的思想已經离开澡盆和这个房間飞到远远的地方去了。他不忙着到什么地方去，然而这也并不是一种宁靜的休息。他好象一个忘了自己为什么爬到这盆热水里来和怎样做才能爬出去的人。他这样瞑然沉思了好半晌。回到臥室，又这样茫然地穿好衣服，又几乎本能地看了看周圍簡陋的环境，才离开了这个房間。木栏做的房門，象商店入口的那种轉門一样，他一出去，門儿随着一轉又关上了。

他穿过走廊，顺着又陡又窄的楼梯下去，走过炙热的石砌的院子，来到了旅馆的帐房。

一个年轻的小职员，黑黑的脸膛，一双热情洋溢的眼睛，一副善于表情的面孔，正在特别殷勤地执行着合乎他的心意的职务。他突然被一个欧籍看门人制止住，看门人自己赶紧来接迎福斯特。年轻的小职员，做出一副冷漠的面孔，抱怨地眨了眨长长的睫毛，然后取出一本名册，开始在那上面找一个根本没有的姓名。

福斯特来打听，有没有一位吉福特先生从白沙瓦、或是从拉瓦尔品第给他来过什么信息。看门人在他身旁那张斜面高的餐桌里乱翻了一阵，把一个便条本贴近眼边，在那上面找到了要找的那一页，看了看，发现确实有个人受吉福特先生之托，打过电话来，叫转告福斯特先生，说吉福特明天晚上，最迟后天早上就要到达拉合尔。

福斯特道了谢，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前时，他听到看门人对那年轻的小职员说道：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旅行家福斯特。但他到我们这儿来还是第一次。你看看他吧，你不是见天都能看到他呀。”

福斯特从帐房出来，慢腾腾地走过空寂的走廊，然后经过正门的几根白色圆柱，又穿过院子。院子里总是有许多汽车开进开出，一些外来的客人，神气十足地向着自己的房间走去，他们身后，跟着穿白长衫、束紧红色宽腰带的仆人，替他们拎着东西。从这一切看来，好象这些人约好在演一出陈腐无聊的戏，有些人要扮演重要而又高傲的角色，另一些人要扮演驯服的、不声不响的仆人，把所有手提皮包、行李袋、筐子、箱子拎到黑暗的房间里。这些房间所以这样黑暗，就为的是热天在里边阴凉，不至于



喘不过气来。

福斯特回到自己的房間，沉重地坐在一張深深的皮沙发里，白天使他苦恼的东西，現在又以新的力量在他身上翻騰起来，使他渾身充滿了不安和厌恶怀疑的情緒。

在这样一种突然襲来的苦恼煩悶的影响下，他坐在皮沙发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靠牆豎着两把凿冰斧的屋角，仿佛面前出現了几幅折磨他、使他悲痛欲哭的图画。这一切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房間黑。房間不能是别的顏色。房間为了阴凉才这样建造。不，問題不在于房間。

那末問題在哪儿呢？也許是由于阿姆里察那桩愚蠢的事件吧？他在那儿的飞机場上亲眼看到了一桩不同寻常的場面。当他从飞机的升降梯走下来，正要去航空客站的时候，有人很客气地要他稍等一会儿。为什么呢？因为苏联代表团要从前面經過，而阿姆里察的各界代表們要来欢迎他們。“这是个什么代表团？”他問。“也許是一些学者或是演員，”有人回答他。“一句話，就是从苏联来的朋友們。”

于是他只得站在一边，并且不由己地看到了全部欢迎仪式。一大群人举着长长的花环欢呼着走來，里面主要是錫克教^①的教徒，长长的胡子，寬脚管褲子，漂亮的大头巾，老的，少的，什么年岁的人都有，也有妇女，她們身上穿的都是节日盛裝。这些人兴高采烈，笑語喧嘩，不停地高呼欢迎口号，不停地鼓掌。迎着他們緩緩地走來一群苏联人，福斯特在飞机里就看到他們了，他跟他們同机飞来，当时也沒认为他們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这

① 錫克教：印度的一种宗教，創始于十六世紀。它的特点是否定社会阶层与等級的划分，宣傳一神教，排斥繁雜的礼仪。

里，在飞机場的辽闊而熾热的天空下，他們的地位立刻就大不相同了。

象人們在他背后所說的，福斯特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但現在他却消声匿迹、没人理睬，而這些不声不响的人，却变成这样显赫的人物。整个飞机場上的人欢迎的是他們，人們欢呼致敬的也是他們，所有的花环也只是献給他們。

福斯特睜大眼睛望着錫克教徒們的面孔。他們臉上流露的几乎是儿童般的欢乐，这是不容怀疑的。他們这般兴高采烈地把一个个的花环套在苏联客人的脖子上，紧紧地握着客人的手，友好热情地接待客人。他們的妇女們跟苏联妇女們热烈地拥抱。

象涂过树脂一般黝黑的、生着寬闊濃密的大胡子、牙齿洁白的錫克教徒們和有点晒黑、紅臉膛的苏联人，似乎老早就期待着这个会見。他們忘記了是在飞机場上，在飞机場上是要遵守起飞降落时刻表和秩序的，但他們却說了好多的話，說了馬上又翻譯出来，說也說不够。他們彼此望着，望也望不够。他們忘記了，还有他，福斯特，和另外三个美国旅客在等着，因為他們沒有地方可去，这群热情的人，手挽着手儿，把飞机場的入口都堵住了。

福斯特心里明白这种場面本来到处都会有的。到处的飞机場上都时常迎接代表团，举行欢迎会。难道那儿的普通旅客不参加嗎？或是恰恰相反，他們也参加。怎么能这样呢？要福斯特参加这种欢迎会？真是荒唐，活見鬼！他問航空公司的服务人员，飞机場是否还有另外的出口。服务人员乍一听有点莫名其妙地瞥了他一眼，但当他醒悟过来时，就赶紧回答說另外的出口是没有的。

福斯特知道再問下去也是徒勞无益。他就仔細地打量这几

个苏联人。原来他們是这样几个人啊！有两个妇女：一个上了年紀，黑黝黝的面頰，寬闊的肩膀，窄窄的嘴巴，显得剛毅有力，她在聚精会神地听錫克教长的欢迎詞。这位教长生着一对童話中善良国王的眼睛和雪白的胡須；另一个妇女純粹是斯拉夫人的典型，一对笑盈盈的大眼睛。她那坦率的目光，似乎要把这个阳光普照的辽闊大地，和那些热情洋溢、穿着白衣服、拿着花束和玫瑰花瓣的人們的队伍，甚至几个站在一旁、沒参加欢迎盛会的外國人，統通吸入自己的眼帘。她詫异地看了看福斯特，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还有人在这儿发生的事情表示不高兴，怎么会这样呢？这两个妇女的服装既朴素又整齐，一个穿着灰衣服，戴着有黑綠帶的白色巴拿馬草帽，上了年紀的那个穿着深色連衫裙，她們的服装只是更強調出她們的举止和語言中蘊藏的热情。

一共三个男客，他們都穿着深色衣服，花衬衫，領結打得很精心。他們上衣上的鈕釦全部扣上了。衣服的剪裁式样与西欧各殖民地的也大不相同。可見，这样穿戴的人，不是这些地方的常川客人。但是，这种衣服并沒給人一种印象，认为它們不如其他的衣服，它們与这儿印度常見的衣服不同之点，只在它們是由另外的裁縫用另外的衣料做的罢了。

男客人之中有一个比其他人高一些，年岁也大一些。他那略带惊奇的眼光观看着人群，昂然自豪地走着，小心翼翼地拿着他的花环，仿佛怕給什么挂住，会象玻璃东西那样碰得粉碎。第二个人是中等身材，手里拎着一个皮包，皮包外形平平的，沒有因塞满单据証券而脹得鼓鼓的。皮包很精致，很漂亮，說明根本不可能装那些商业事务上的单据証券，要是这只皮包里装一些乐譜和一些激动观众与听众的歌曲，那倒是很合适的东西。这只皮包的主人的微带嘲弄而又快活的眼神，他那站在掌声雷动

的大厅前的安然态度和习惯，鲜艳的领结和旅途中精心保持着的宽大长裤上的褶缝都说明了他的职业。是的，他不是个演员，就是个音乐家，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个男客不怎么象俄罗斯人。假如让他穿上印度衣服，头上缠起轻飘飘的缠头巾，并且往欢迎的行列里一站，那么你会很容易把他当做这儿土生土长的人。大概，福斯特猜对了，因而欢迎的人们对于他，对于这位客人，不知怎么握起手来也有点不一样。虽然，福斯特又气又恨，但他并没有放弃观察，他确定这是个中亚细亚人，所以人们把他看做自己的近邻，而给予特殊的欢迎。

福斯特觉得这永远也结束不了啦。他们的讲话都很长，人们团团围住来的客人。过了好久，直到欢迎词全说完，花瓣全、人们才拆毁这条活走廊，一齐向航空客站涌去。

福斯特瞧瞧跟他同机飞来的那几个旅客。他们有的人微微暗笑，有的人耸耸肩膀。谁也没说一句话。

终于福斯特这几个旅客也在欢笑喧腾的锡克教徒和客人们后面向前移动了。他们向前走着，几乎和从机场出来的人混在一起。两旁的人以为他们是代表团的其他职员，也对他们鼓掌，也喊一些友好的话，但是没人给他们挂花环。这些欢呼声几乎使福斯特失去镇静，光起火来，但他克制住了。他内心充满了阴郁的感觉。原来他们，这些从神秘的苏维埃国家来的人，从近处看是这样啊！他们已经来到福斯特认为跟他的领地差不多的这些地方了。

他们这几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他们的吸引人的力量在哪儿？这一点福斯特没有马上看出来。他必须从其他方面找寻答案。作为主人的锡克教徒们那股高兴劲儿有它的解释。但

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个平常的会见中的一举一动，似乎也还有不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呢？

他抽着烟斗坐着，全身象碰到墙似地那样紧缩着。

在黑暗中，但不是他带着手提皮包、凿冰斧等一齐来到这个旅馆的那种黑暗中，出现了不是阿姆里察、而是另外地方的事情。啊！他回想起，从记忆的遥远的角落里掏出这件栩栩如生的景象，而且是离他这样近，使他感到更加厌恶。这件事发生在德里，在水流黄浊的旧札姆纳大河的河岸上，那儿砌了许多砖台子，彼此相隔都不远。在这高台子上迭起火葬用的柴堆。福斯特偶尔走过这个地方，一种特别新奇的吸力使他走过去看了看，他还在暗中拍了几个镜头。

砖台子上摆着一个用被单卷着的、上了年纪的人。这老人的卷筒并不怎么大，但终究可以感觉到这不是死的，是人。甚至在这个卷筒里，好象生命的惯性还延续未断，~~那~~来的年轻人们都非常小心地把他放在砖台子上，就好比把一个病人放到外科医生的手术台上去做决定性的手术一样。

一个穿得非常朴素的婆罗门教祭司在念祈禱文，音响就象用不懂的语言写成的诗句在炎热而荒漠的空中回荡。太阳照耀着，蓝汪汪的天空笼罩着整个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世界。有人抱来火葬用的木柴。这木柴并不是简单砍下来的木头碎块，而是弯曲曲、枝杈特别多的，仿佛每一个枝杈的弯曲处都有它自己那种独特无二的、而又即将变化的东西，就象那个躺在卷筒里的人一样。木柴摆在躺着的人的周围，如同搭起了一个窝棚，遮着他，使他不受太阳无情的炙晒。祭司又读起祈禱文，撒些鲜花，又放上树脂多的树枝，这样就能使篝火易于燃烧。

有人滴上了牛奶，儿子又向父亲嘴里放了几块乳油。然后在

可怕的寂靜中，第一块木柴毕毕剝剝燒起来了，起
在躺着的人的周圍上下飞迸着紅黃的火花，接着
向上空噴吐，輕輕的烟霧在弯弯的树枝中間繚繞，
猛，鮮艳的火柱直冲云霄，殷紅的火焰在蔚藍的天空
，
在碧綠的大地的上空宛然单独存在，而且是这样綺麗，根本使人
想不到篝火是跟冒烟的、坟墓里的死人骸骨有关。假如一个人
不知道底細，光是从远方看到这火焰，那么他会从心眼里說：“多
美的篝火，多好的景色啊！”

福斯特又看到抬来一个姑娘。她从头到脚都裹在五彩繽紛
的薩利^①里。福斯特猛然想起他是地理杂志記者。他对他所見
到的沒感到难过，相反，因为死者不是上了年紀的印度人，是个
年青的，而且据他看来，是个美丽的姑娘，这就刺激了他的想象
力。她静静地躺在那儿，紧閉着薄薄的嘴唇，长长的睫毛靜止
不动，恰象她那心爱的薩利上面的鮮花。

她不应该摆在这些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磚上。可以在那通
向几条支流的主流中，为她做一个石榻。河岸的水很淺，水流旋
卷着，就象姑娘在故乡的綠茵河岸上玩耍的时候，往水里投下了
小石子一样。男孩和女孩們可以直接在河里焚尸，然后把他們
的尸灰扔到札姆納河里，这样一来，札姆納河就把他們帶着献給
神圣的恒河。既然札姆納河跟恒河相通，那么它本身也是神圣
的啊！

福斯特观看着，把看到的牢記在心里。他注視着姑娘的亲属
蹚到沒膝深的水里，精心地用石子为她做一个最后的寢榻。他們
做得非常仔細，拣的石子都很均匀，他們想使石榻做得比較平

● 薩利：妇女穿的一种衣服。